云冈石窟年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5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深秋游云冈，感受自然与历史的独特之美

十月的云冈，秋意正浓。当第一缕晨光掠过武州山，照亮那一片依山开凿的千年石窟时，整个景区便沐浴在一种庄严而静穆的氛围之中。2025年10月25日上午9时35分，云冈石窟景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年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500万人次大关。而就在这一天，景区依然迎来了12909名参观者。这一数字，不仅标志着云冈石窟人气持续攀升，更打破了北方旅游景区传统的季节性规律，呈现出“淡季不淡”的文旅新景象，为秋日的云冈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生机。

精细服务：破解“淡季不淡”成因

游客量的持续增长，对景区的管理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始终秉持“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精细化、智能化管理贯穿于游览的全过程。

面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景区早已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应对机制。“网络预约购票系统”成为引导游客错峰出行的关键因素。游客通过线上平台提前规划行程，有效避免了现场排队拥挤，实现了客流的时空分散。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庆中秋等重大节假日，景区创新性地推出“延时开放”弹性运营机制，通过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让每一位慕名而来的观众都能从容感受石窟艺术的震撼。

走进景区，科技的力量无处不在。一套“实时监测与动态预警系统”如同无形的守护网，覆盖着核心游览区域。分布在各大洞窟的传感器，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持续不断地采集着人流密度、移动速度等关键数据。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数据实时跳动，一旦某个区域的瞬时客流超过安全阈值，系统便会自动发出预警。随即，广播里的温馨提示、工作人员及时的现场疏导便会启动，引导游客向人流较少的区域移动。这套系统不仅保障了在超大客流下的游览安全，更精心守护着游客的参观体验，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相对舒适、静谧的环境中，与千年的艺术珍品进行深度对话。

文化活化：营造“沉浸体验”氛围

曾几何时，文物景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单一的景观”和“静态的陈列”。如何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活”起来，讲出新时代的故事，是云冈石窟面临的重要课题。

云冈研究院给出的答案是：持续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创新性转化路径。今年以来，一系列特色展览的推出，极大地丰富了云冈的文化内涵，使其从单纯的“旅游目的地”成功向多元的“文化体验地”转型。

“探弥·云冈：超沉浸数字光影+XR大空间展”“云冈石窟诗词民族管弦乐”演出，以及全国科技周、文化自然遗产日、精品研学团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视听共鸣中触摸历史温度。“云冈·千年回响——第五届全国壁画大展”汇集当代壁画精品，与古老的石窟壁画形成跨越千年的艺术共鸣。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探弥·云冈：超沉浸数字光影+XR大空间展”。在这里，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游客可以“穿越”时空，置身于虚拟复原的洞窟之中，甚至可以与古老的造像进行“互动”。这种超越物理限制的体验，不仅让文化表达更加“接地气”，极大地激发了年轻游客的兴趣，也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数字世界中，文物获得永恒的生命。

这些创新实践，如同为古老的云冈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文化表达方式变得更加多元、生动且富有吸引力，真正实现了让收藏在洞窟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守护根脉：在游客增长与文物保护间寻求平衡

游客纷至沓来，是文化魅力的证明，但也对脆弱的石窟本体构成了潜在压力。云冈研究院始终将“保护第一”作为一切文旅发展的核心原则和不可动摇的底线。

今年以来，保护工作的力度空前加大。云冈研究院先后对第5、6、7、8、9、10等多个洞窟开展了系统性日常保养维护，这些工作细致入微，凝聚着云冈人的心血与智慧。目前正在搭架进行保养的第5窟，便是今年的重点项目。工作人员在高达十余米的脚手架上，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积尘，检查着岩体微小的裂隙，用最专业的技艺和最大的敬畏之心，延缓着时光对这些无价之宝的侵蚀。10月25日，景区还策划了特别活动，从当日入园游客中随机抽取了11名幸运观众，在文物保护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正处于搭架保养阶段的第5窟，近距离感知千年石窟的造像肌理与艺术脉络。

除了传统的人工保养，一套“科技+人工”的双重、立体化保护体系已经构建成型。通过无人机巡检，监测洞窟顶部岩体稳定性，预警可能的地质灾害隐患；洞窟内，高精度的温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控着微环境的变化，确保温度、湿度指标始终处于最适宜文物保存的区间，为石窟营造一个恒稳的“健康气候”。

与此同时，“数字云冈”这项宏大的工程也在持续稳步推进。利用三维激光扫描、高清摄影测量等尖端技术，云冈研究院数字化团队对重点洞窟进行着毫米级精度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目前，已完成全部洞窟80%的数字建档工作。这些海量的“数字档案”，不仅为未来的文物修复、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精确的“底本”，更催生了线上展览、虚拟漫游等新的展示方式，让全球的爱好者无需亲临，也能身临其境地领略云冈之美，实现了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共享。

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年接待量突破500万人次，是云冈石窟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新征程的起点。“淡季不淡”的背后，是精细化服务带来的舒适体验，是创新性表达激发的文化活力，是科技赋能实现的永续传承，更是千年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生机。深秋游云冈，游客领略的不仅是石窟艺术的雄浑壮丽与斑斓如画的自然风光，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世界文化遗产之地的生动实践与精彩叙事。这幅“淡季不淡”的新图景，正是云冈石窟走向未来，迈向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有力宣言。

“西来第一山”与“佛籁洞”

——云冈石窟第7、8窟清代匾额往事

员小中

西来第一山

今天所使用的第7、8窟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编号是1987年的编号，沿用了1964年的以及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的编号。其实这两个窟此前还有过曾用名，并使用了一段时间，只是具体的起始年代没有文献证明，大约是明清时的僧人和对石窟佛像有研究的学者所命名的。其中，第7窟曾用名“准提阁菩萨洞”“菩萨殿”“西来第一佛洞”，第8窟曾用名“佛籁洞”，这些数字编号和曾用名在洞窟说明牌上都有对照标注。

大多数游客对“准提阁菩萨”这个名称比较陌生。准提阁菩萨侧重密教法门，唐代诸多高僧译有准提陀罗尼经法，其形象为三目十八臂手执法器，是明清时期求子、祈福的重要信仰对象。我们今天觉得用这个名称代表第7窟显然不合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称说的其实是窟前阁楼上的木雕菩萨——过去人称千手千眼观音，如今须弥座仍存在，菩萨像却已消失。而那阁楼也因这尊菩萨得名准提阁，外观三层，实则只有最上层阁铺有地板，用来安置准提阁菩萨像。

20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显示，第7窟一层楼阁的檐下悬挂着“西来第一山”匾额，其落款为“顺治四年兵部尚书兼都御史马国柱”。马国柱，汉军正白旗，辽宁人，明朝天聪八年（1634）甲戌科举人，先后入直内院、都察院理事官、左佥都御史及右副都御史。清代顺治元年（1644）七月任山西巡抚，后升兵部侍郎，顺治二年（1645）十月升任宣大山西总督，顺治三年（1646）二月到任。顺治四年（1647）七月加衔兵部尚书，任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为清朝首任两江地区最高长官。顺治六年至十一年任两江总督、太子少保。顺治十一年（1654）以病弱请辞还乡，康熙三年（1664）病逝，葬于北京昌平南口镇东园子村水泉沟山北坡。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马国柱汉满文谕祭（皇帝祭大臣）碑拓片，碑文如下：“维康熙三年九月二十日，皇帝遣礼部主事加一级哈霓布谕祭，故原任江南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以年老原官致仕马国柱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马国柱，性行纯良，勤劳政事，方冀遐龄，忽焉长逝。朕用悼念，特颁祭葬以表轸/怀。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灵不昧，尚克歆承。”短短一百三十余字碑文，高度概括了马国柱一生的功绩，体现了马国柱国葬礼遇。马国柱与朱廷翰（顺治三年任巡按宣大监察御史，在云冈石窟第1窟外留有游石佛寺书法铭刻）担任宣大地方官的时间相近，任期均为一年或余，且在地方治理上均有所作为，因此被后世学者视为宣大地区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二人的为政风格虽各有侧重，但皆以整饬吏治、安抚民生为核心，对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现存碑文、方志及奏疏等史料来看，马国柱的施政更注重民生之本，尤其在江南任内兴修水利、减税赈灾，赢得百姓赞誉。

据日本学者记录的“西来第一山”匾额上的署名官衔判断，马国柱题写文字时间应是顺治四年（1647）七月——此时他刚加尚书官衔，被调任三省总督离开了山西。在任宣大山西总督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或许忙于事务没有机会来云冈，直到离任前，这位以汉人身份中举出身的官员，才来到明代文人曾经盛赞的云冈石窟。他敏锐察觉到云冈造像的西方特色，且整体雕刻有胜过西方之处，在他心目中云冈实属第一，于是这句绝佳的概括词语便应运而生。这句话没有提寺庙，没有提佛法，而是把整座山冠上“第一”之名，把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抬到了顶峰，比《水经注》“真容巨壮、世法所希”、《魏书》“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及《续高僧传》“穷诸巧丽、骇动人神”等史书中的形容词更加凝练。匾额选择悬挂于曾名“准提阁菩萨洞”的第7窟前，是马国柱对未来的祈福和对过去的回报。“西来第一山”并不单指这一个窟，而是代表整个云冈石窟，挂在这里也恰如其分。因为第7窟确实是西来像法和西域风格比较浓重的地方，还带有早期密教气息，与满清重藏传佛教的信仰相符合。根据照片估算，此匾额长度约是木建筑明间的宽度，边抹斜面一门沿。

“佛籁洞”匾额镶嵌于第8窟明窗顶部。“佛籁”即佛法化现的声音，包括虚空中的一切妙音。“佛籁洞”可以不单指第8窟，中部的五座华丽洞窟都可以称为“佛籁洞”，因为每个窟里天宫伎乐手中都执掌着众多乐器雕刻，驻足观看或静心聆听，仿佛都能听到那些击打、吹奏、弹拨乐器发出的和谐的佛籁之音。第12窟因乐队雕刻表现突出，也有人称之为“佛籁洞”，这样的称呼显然更偏重于音乐。而第8窟的“佛籁”则偏向神秘梵音和多神崇拜的交织，更接近于佛教世界的自然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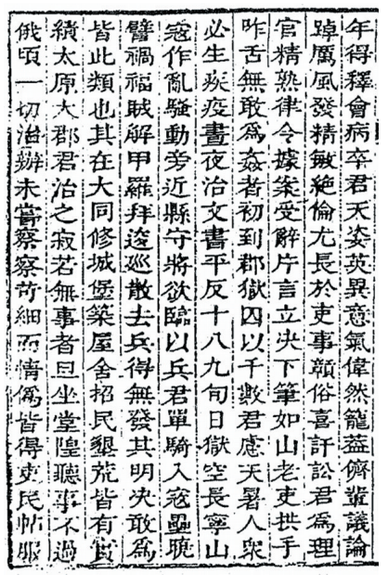
据日本学者记录，“佛籁洞”匾额署名“中州周令树”。“中州”即现在的河南，作者应是河南延津周令树（字计百），书匾时间约在康熙六年至十年（1667-1671）这四年间。周少年时以“过目不忘”闻名，传说曾倒背诗文、复原染坊账本，顺治帝称“延津才子压洛阳”。他于顺治八年（1651）中举，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及第。于清顺治15年（1658）初任赣州推官，因保护地方文化受赞誉，后遭弹劾几近极刑，事白复官。康熙六年（1667）迁大同同知，康熙十年（1671）升太原知府，获赐蟒衣，在任10年。其为官风格清正廉明，曾自掏俸银调解贫民争产纠纷，建庙供奉关帝像（传说像可测晴雨）。性格“清高狂傲”，堂号“不媚之堂”，因直言忤逆权贵屡遭忌恨。他喜诗文创作，撰《重建晋祠碑亭记》，与傅山书法、曹溶诗作并称“晋祠三绝”；好结交文友，与傅山、顾炎武深交，曾携酒造访傅山居所松庄，共饮于双塔寺，还曾借傅山藏书请顾炎武点定。

晚年坎坷，补官京师时因旧案牵连下狱近两年，输金赎罪后病逝（1688），享年56岁。延津博物馆藏有其与夫人的彩色官服画像（168×90cm）。主持纂修《延津周氏四修谱》（1652），为家族重要文献。周令树是清初河南代表性文人官僚，兼具才情、吏干与孤傲气节。其生平交织中州地域文化（如延津周氏）、明遗民网络（傅山、顾炎武）及清初政治生态，是观察清初士大夫命运的典型代表。

周令树与挚友潘耒相交于太原知府任内，周曾邀其至府署读书。《遂初堂集》卷十九有潘耒撰《太原太守周君墓志铭》。

马国柱和周令树这两位清代官员，一位是封疆大吏，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高官，一位是地方父母官，相当于现在的主政一方的厅级干部，两人均为举人出身，前者能文善武，后者文人气概，他们闲暇游历，给云冈石窟留下了“西来第一山”和“佛籁洞”的匾额，悬挂在了第7窟和第8窟前，成为云冈山崖的一道靓丽风景，犹如画龙点睛般注入生机。有清一代，因边防筑堡和隘口地界的影响，云冈佛事活动蜷缩在以第6窟为轴心的山门两进四合院及附近建筑区域内。第5、6窟阁楼在顺治八年（1651）重修后挂满了匾额，而第7、8窟的这两幅匾额恰恰是在此之前的遗物。佟养量重修第5、6窟阁楼时，马国柱已经离开了大同，而周令树刚刚中为举人。周令树康熙六年任大同同知时，马国柱已经去世三年。这是怎样的时空交错？两人悬隔两世不能相逢，但他们为云冈的书写却悬挂在相邻的地方。

沧海桑田，他们当年高悬的字迹业已消失，但对石窟的赞誉永不过时。历史终有记忆，我们今天在老照片中可以目睹牌匾的真容，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中可以体会到他们曾经为官为政的功劳与挫折，提示后来者秉持和弘扬先贤为国尽忠为民服务的精神。



潘耒撰周令树墓志铭文摘页

《云冈石窟保护总体规划》专题汇报会召开

专题汇报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10月23日，云冈研究院召开《云冈石窟保护总体规划》专题汇报会。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院长杭侃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主持。

会议听取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敏关于《云冈石窟总体保护规划》（简称《规划》）的汇报。《规划》涵盖保护区划调整、系统性保护、综合利用体系构建以及展示与管理提升等多个关键领域，旨在构建石窟寺保护管理的“云冈模式”，为有效应对文物保护、旅游发展与学术研究等多维度需求与挑战提供支撑。

与会人员围绕《规划》核心内容深入研讨，认为其框架严谨、内容翔实，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指导性。与会人员还就《规划》修编的必要性、总体布局优化及具体实施细节等提出建设性意见。

此次《云冈石窟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全面落实“保护第一”理念，为云冈石窟的系统性保护与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云冈石窟景区关于执行淡季门票价格的公告

尊敬的游客朋友：

根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晋发改价调发[2020]416号文件规定，云冈石窟景区将于2025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执行淡季门票价格，其中全价票调整为100元/人次，半价票调整为50元/人次。

感谢您对云冈石窟景区的关注与支持，让我们共同携手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的游览环境。

云冈研究院
2025年10月27日

关于云冈石窟第1、2窟洞窟封闭的公告

尊敬的游客朋友：

为顺利推进云冈石窟第1、2窟考古报告的编写，经研究，我院定于2025年11月3日至12月31日对第1、2窟实行封闭管理，期间将全面核对考古报告文字、补拍照片、修改测图等。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理解与支持！

云冈研究院
2025年10月28日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责编 赵永宏 版式 赵喜洋